

叶牧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

情侠

SHI SHI QINGXIA
SHI SHI QI NGXI A



十世

百年姻缘显红尘
十世情侠觅知音
休言女子非英物
夜夜龙泉壁上鸣！

上

叶牧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

十世情侠

上



目 录

一	重华楼英雄初试手	(1)
二	郑延孝避难走他乡	(6)
三	飞毛腿旅途遇侠客	(14)
四	聘拳师深夜行刺	(22)
五	史善刚拳打恶狗	(29)
六	救义兄反牢劫狱	(37)
七	罚奸王义士报仇冤	(44)
八	徐啸天大闹清风镇	(52)
九	避仇家四海远游	(60)
十	六侠客一同陷地穴	(67)
十一	句曲山侠客遇高人	(74)
十二	草上飞力克四拳师	(81)
十三	地穴门侠女献绝技	(93)
十四	众义侠焚烧淫窟	(101)
十五	监溪楼英雄施威	(108)
十六	史善刚力斩五虎将	(117)
十七	左贤培好侠结金兰	(125)
十八	靓娇容吕三思恶计	(133)
十九	除奸淫夜斩吕三郎	(141)
二十	英雄馆举鼎遇故人	(149)
二十一	史善刚元宵节遇难	(158)

二十二	众义侠大闹粉红院	(167)
二十三	沈学德走马报信	(174)
二十四	史善刚一探静王府	(186)
二十五	三侠士大战静王军	(194)
二十六	御官军造奇法炮弹	(202)
二十七	上将军枪挑雷青锋	(211)
二十八	史善刚二探静王府	(219)
二十九	翔凤子夜斩恶淫	(227)
三十	寄梦子剑术传后	(235)
三十一	史善刚三探静王府	(243)
三十二	乾坤袖再救四英雄	(251)
三十三	剑侠大破迷魂阵	(259)
三十四	十一侠湖套诛草寇	(267)
三十五	奉圣旨平叛出兵	(275)
三十六	史善刚分兵救宁远	(283)
三十七	史善刚智救危城	(291)
三十八	一枝梅乘夜行刺	(298)
三十九	鹤枝生送药救生灵	(306)
四十	杨元帅将计就计	(313)
四十一	平逆贼攻克巩昌府	(320)
四十二	周瑞奇兵破重围	(328)
四十三	托疾病奇谋擒叛王	(336)
四十四	讨诸贼再次出兵	(343)
四十五	剿贼寨分路进兵	(349)
四十六	打猎户壮士潜行	(357)
四十七	出奇兵火攻山寨	(364)

四十八	山逸隐士谈敌情	(370)
四十九	决胜负沙场出令	(376)
五十	擒贼冠义勇兼施	(383)
五十一	扮兵卒诈降南安王	(390)
五十二	薰夜香盗箭斩将	(397)
五十三	弃邪归正独立除强	(405)
五十四	先锋军独施神威	(412)
五十五	劫贼寨火焚贼兵	(421)
五十六	杀众贼英雄留首级	(427)
五十七	挟异端妖道保逆贼	(434)
五十八	擅绝计一箭射贼将	(441)
五十九	施丹仙药救全军	(449)
六十	遣反书夜入静王府	(457)
六十一	设埋伏英雄齐劫敌	(467)
六十二	延仙师聚义破阵	(475)
六十三	雷青锋设计盗宝	(480)
六十四	泽泮生盗宝得真情	(486)
六十五	比剑术寄梦子对敌	(492)
六十六	余秀英敬献光明镜	(498)
六十七	史善刚倚玉尝香	(504)
六十八	寄梦子登坛发令	(511)
六十九	寄梦子飞剑斩妖人	(516)
七十	史善刚智败三军	(527)
七十一	周瑞夜夺广顺门	(534)
七十二	逞绝技女将破离宫	(542)
七十三	朱静王暗遣刺客	(551)

- 七十四 用骗供刺客承招 (560)
七十五 潜谷山黑夜烧粮 (567)
七十六 小安山敬轩明大义 (576)
七十七 入罗网静王就擒 (584)

一 重华楼英雄初试手

明代正德年间，江南苏州府有个富商，姓史名善刚，人称史八爷，祖籍福建古田县人民。他家世代书香，到他父亲史朋这一代，弃学经商，起家发业，挣有百万家私，财丁两旺。史善刚从小天资聪颖，生就的豪杰胸襟，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却屡试不得中举，就弃文从武，一心要学仙剑的本领，只是没有师傅传授，终究武艺平平。

史善刚到二十四岁这年生下两子，他父亲将家财分开，各立门户，他就在苏州府东门外太平村建造住宅，共有一百多间，周围有护庄河，前后四座庄桥，十分气派。后院又修一座花园，园中楼台亭阁，假山树木，各种奇花异卉应有尽有。史善刚自己又开起当铺来，就在东门内开了个鸿兴铺，不多几年又开了二三十个典当铺。许多寒士都去投奔他，他也来者不拒，无论文人武士，富贵贫贱，只要行为品性端方，性情相合，他便应酬结交。后来来的人多了，在住宅一旁造起数十间客房让他们居住，每天吃饭时鸣金为号。这其中有最知己的几个结为异姓兄弟，终日聚在一起，或是谈论诗词歌赋，或是习演拳棒刀枪，或弹琴奕棋，或饮酒猜枚，或在街坊游玩，或在茶肆谈心。

却说山东省诸城县有一个高人姓洪，没有名字，别号叫洪鹏子，一身道家装束，人称洪道人。他曾在河南少林寺习练过十年拳棒，后来弃家访道，打扮全真模样，云游四海，

遇见了多少高人异士。听说苏州府东门外太平村有个轻财好客、礼贤下士、纳结天下英雄豪杰的史善刚，他就来拜访。善刚见他仙风道骨，年约四十，眉清目秀，举止风雅，背上挂一口宝剑，手执拂尘，知道他必有来历，就留在书房，敬如上宾，特令一小童史福服侍这个道爷。善刚常和他饮酒谈心，知道他有超群武艺，无穷妙术，一心要他传授，所以如父母一般的待他。每逢谈起剑术，他便推三阻四的不肯，善刚是爽快人，见他推托，说过两次就再也不提，只是仍然如此款待，没有怨悔之心。

过了半年多，洪道人见善刚存心仁义，为人忠信，便向善刚说道：“贫道承公子厚情，另眼相看，一心爱慕剑术，未经传授，不料有半年了。如今贫道想去寻个道友，孤云野鹤，后会无期，想把一些小剑术传给公子，不知公子心下如何？”善刚听说肯传他剑术，心花齐放，立刻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弟子若承师父传授剑术，终生不忘大德。”洪道人忙把他扶起道：“公子何必如此，只有一件，贫道只可传授你拳棒刀枪和那飞行之术。若说这剑术二字却是不能，并非贫道鄙吝，若照公子为人，尽可传授，只因你是个富贵中人，不是修仙求道之流。要学剑术，先把名、利二字置之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炼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才能铸成宝剑，已非一两年功夫。”善刚听后，将信将疑。洪道人又说：“炼成了宝剑，然后再学搓剑成丸之法，将那三尺龙泉宝剑，搓得成丸，如一粒弹子一样，然后再学吞丸之法，不单口内可以出入，就是耳鼻七窍都能随心所欲，方才剑术成功。这不是武艺，而是修仙之道。只因欲成修道之仙，须行一千三百善

事。所以修炼仙道，锄恶扶良，拯人危急，是为行善果，先立神仙根基。但是为善不可出名，若出了名就不算了。若说修仙之道，现在公子名闻四海反是坏了。若公子要学仙道，只要把家财暗行好事，何必学剑术去荒山中受那六七年的苦处？你不看历来剑仙侠客代人报怨，救人性命，都不肯留名，又不肯受他人之谢！”善刚豁然醒悟，便道：“承蒙师父指教，使弟子闻所未闻，茅塞顿开，只求师傅教我拳棒刀枪。”

自此之后他二人认为师徒，洪道人就把全身的武艺传授给他，教他运用内工之法。善刚原本秉性聪明，更兼一意专心，因此不上三个月武功大进。

一天洪道人道：“贤契，你的拳棒功夫都已得着了门路，轻功也略可去得，只须用心练习，自能成就。贫道即日便要启程，去访那些道友。但你成就了本事，凡事小心，不可粗莽，伤人性命。况且世上高人甚多，不可以为自己能干了，轻易出手。牢记我言为要！”善刚道：“请师父再住几天，待弟子少尽孝敬之心，也可多受些教益。”洪道人道：“贤契你有所不知，我们道友七人，都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次，到了约期之日，虽万里之遥，没有不到。聚会之后再约来年，从无失信。如今约期已到，因此贫道必须要去。只是这个小童史福服侍我许多日子，我带他出去，也可教他些本领。不知贤契以为如何？”善刚道：“好极了！这是他的福气。”于是到里边取出两套衣服，百两黄金和一包零碎银子。一总打成一个衣包，让史福背了，亲自送了一程。洪道人再三相辞，善刚只得拜了四拜，就此作别。

善刚回到家里，走进书房，几个结拜弟兄在那里闲谈，走进书案前，见有一个纸包，包得方方的，分明是刚才送给师父的十条金子。难道我忘了放在衣包里不成？拿在手中一看，有两行字，果然是洪道人的字迹，上写道：“承蒙厚赐，衣服银两领收，黄金原物归还。”善刚便问：“刚才我师父几时来的？”众人齐声道：“不知道，没有见谁来，只是刚才起了一阵怪风，把帘子都吹开了，我们正在谈话，外面门窗都关着，此风从何而起，莫非他就是这时候来的？”善刚道：“这是一定的了。”大家赞叹了一番。从此史善刚潜心练习拳棒，渐次精熟，也能飞檐走壁，千人莫之与敌。

话说这年春天，善刚与两个好友结为兄弟，胜如桃园之义，一个姓陈名振江，是个武进士，一个姓孙名东元，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举人。三人同到城中游玩，来到一座酒楼，是苏州有名的重华楼。善刚等三人来到此楼上，拣了沿窗座位坐下，三人欢呼畅饮，谈谈笑笑。那陈振江生性粗莽，为人忠直，这孙东元是个精细之人，温柔谨慎。他三人虽性情各别，却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异姓手足。论年纪振江最长，都称他大哥，善刚第二，东元最小。当时兄弟三人正吃得杯盘狼藉，有七八分酒意，忽听得楼下一片闹声，人言嘈杂，有喊叫救命之声，振江放下杯子，早已跑下楼去，善刚推开楼窗一看，见街上挤满了人，一时看不清楚，向东元道：“三弟你且坐，待我下去看看，恐怕这呆子惹祸。”说罢飞步下楼而去。

且说苏州城南门外钟家庄上，有一个钟员外，叫钟明居，他的父亲在时，官为兵部尚书，平生别无大恶，只是欢

喜银子，所以积下了百万家私，单生一子。明居少年公子，并未做过官，因他家财豪富，所以称他为员外。他家金银满库，米麦盈仓，只是美中不足，膝下无儿，到四十以外，偏房卢氏一胎生下两个儿子，明居大喜，一个取名云骏，一个取名云驹。他兄弟二人相貌各异，性情各别，只是那存心不正相去不远。云骏武艺高强，广有谋略，外面温和，内中凶狠。他虽心中恶极，面上笑傲之容若如也，只是生出计来叫你知他的厉害。苏州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玉面虎。云驹生得面长身黑，鼻大眉浓，性如烈火，专好使枪弄棒，外号小霸王。钟明居对两个儿子一般溺爱，一心要他成名，不惜重资聘请名师，每日跑马射箭，耍拳弄棒，到了十七岁才得了个武秀才。靠了父亲爱他，一味横行无忌，渐次奸淫妇女，人都怕他有财有势，到了二十岁时越发无法无天，强抢女子，打死人命，无所不为，连明居也管不住他，只把银子结交官吏。所以这兄弟俩更加胆大，看得人命如儿戏，强抢如同常事。

钟云驹的一个门客，叫金喜，是个秀才，虽有智谋，只是行为不端，在钟府做门客。这天金喜同钟云驹同去宜春院。

二 郑延孝避难走他乡

“钟云驹同金喜走进院子，张妈出来迎接，小丫环送上香茶，金喜道：“张妈多时不见，你的生意怎样？”张妈道：“全仗大爷的照顾。金大爷好久不来贱地，想是怠慢了大爷。今日什么好风吹送到这了？”金喜道：“别客气。这位钟大爷听说你家新来了两个杭州姑娘，特地来此赏识。你可快些叫她们出来。”张妈便唤小丫环去叫那一位妮子出来。小丫环去了好半天，才出来对张妈道：“那位刘大爷不放姑娘出来。”钟云驹等了半天，心中早已焦躁。只因见美人心切，所以耐性等着。听见不肯出来，不由得大怒，正要发作，张妈走上前来，陪着笑脸，千不是万不是的陪罪道：“大爷息怒，只因前天来了两个山东人，在此连住了几天，他们是远方人，不知是钟大爷到来，所以如此，请稍待片刻，我去叫妮子出来陪罪就是了。”金喜也说了几句好话，云驹只得把怒气按捺下去。

张妈去了多时还不见出来，云驹是个急性人，哪里耐得住，顿时就大闹起来，大骂：“大胆贱人，你敢瞧不起老爷我，哪里来的野王八，你敢胡行的到这里来装架子！”飞起脚来把桌子踢翻，摔个粉碎，提起椅子，使了一个大盘头，上挂的八角的玻璃灯，好似鹰雀一般飞舞一堂，室中什物打得雪片似的。金喜晓得劝不住，只得由他。

那里面山东客人姓刘名刀龙，是九龙山的强盗，他山上

有兄弟三人，为首的姓周名瑞，用一把双刀，武艺高强，且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人称神箭手。第二个就是刘刀龙，绰号叫扑天雕，使得一条好铁棍，江湖上颇有名气。第三个叫刘刀虎，是刘刀龙嫡亲兄弟，年纪虽小两岁，武艺却胜哥哥。这三位英雄在九龙山聚集了三五千喽兵，专劫来往客商，那怕成群结伙，他定要均分一半，你若倔强对敌，只是白送了性命。倒有一件好处，邻近村庄不去借银打劫，有小本单身客人经过，也看不上眼，吩咐喽兵不许动手。这刀龙闻苏州城酒地花天，正值三春时候，柳绿红桃，带了一个伴当来到苏州，在这宜春院寻乐，看见了赛西施、白菜心，犹如月里嫦娥一般，他便着迷起来，住在院中半月有余，费了好几百两银子，忽听要叫她二人出去陪客，怎肯放她们出去。张妈蜜语甘言，伶牙利齿，再三恳求。正在为难之际，忽听得外面打架之声，只见众丫环仆妇如流水一般涌了进来道：“外面不好了，把厅堂打得粉碎，又要打进里面来了。”那刘刀龙一听此言，勃然大怒，扑的跳了出来，众姑娘欲想扯时，哪里来得及，这钟云驹正在打得兴起，忽见一个黄脸大汉从里面冲了出来，知道是那山东客人，便把手中椅子劈头打去，刘刀龙将身闪过一旁，顺手扯过一张紫檀桌子，二人就在堂中打起来，一来一往，约有十余个回合，刘刀龙渐渐的抵敌不住，他的伴当也是个小头目，上前来助战，只是本领平常，二人打他一人，钟云驹全然不放在心上，从身上取出一条七节的软鞭来，挥舞如风，他二人都受了重伤，情知打不过他，只得抽个空逃出门外。云驹也不去追他，只向里头打去。张妈慌了手脚，便挽了赛西施、白菜心一同跪在地下哀求，云驹才住了手。张妈连忙吩咐摆酒引罪。云驹写了三十

两银票，自己画了一个花押，付与张妈道：“我打坏了你的东西，你可到南门内钟源泰盐铺去领取。”张妈接了银票，千恩万谢，又说了许多好话。

当日酒阑席散，赛西施伴了钟云驹，白菜心与金喜陪宿，同赴阳台。这钟云驹原是个残暴不良之辈，生性厌旧喜新，那晓得温柔缠绵，初见之时好似饿犬抢污食一般，恨不得把赛西施连皮带肉囫圇吞下肚里，及至到了手时，他便又觉得平常。

一宵已过，到了第二天早晨，用过了茶点，便同金喜到街上游玩，来到城隍庙门前，见一个女子从里面袅袅婷婷走出庙前。云驹抬头一看，见她淡妆布服，生就国色天姿，柳眉杏眼樱口桃腮，真个广寒仙子临凡，月里嫦娥下世。云驹见了魂灵飞上九霄云外，站在门旁对她呆看。那女子出了门，见钟云驹面如黑炭，站在那里直对她看，不由的向云驹嫣然一笑。这一笑有千娇百媚，云驹见了恨不得上前去抱住她才好。金喜便道：“二少爷，这个雌儿好么？”云驹扭回头来道：“美貌女子我也见得不少，从没有她标致，若能和她睡一夜，我就明日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只不知她家住在哪里，是谁家的女子？”金喜道：“她家就在庙后小街内，名字叫红玉。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秀才，名叫郑延孝，家中穷苦不堪。我和他早就认识，前天曾写一张纸条给我，托我荐他对门史家里的两个儿子到他家去读书，现在这字条还在我手中。”云驹道：“金喜你可有什么计策，想一个出来，我若与她成就了好事，送你五十两银子。”金喜道：“这个容易，先回家去，此事包在我身上。”

二人一路走，一路说，到了宜春院子，牵过马来，二人

跨上，出了南关，加上几鞭，飞也似的回到家中，走入书房坐定，云驹道：“老三，你用什么计策，须要长久之计才好。”金喜道：“少爷且莫心急，我自有道理在此。”就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条子出来道：“这不是他的亲笔信吗？待我仿其笔迹，造一张借券，写上二三百两银子，明日送到府里，叫王太守追办。必然将延孝捉去押在牢房。只要花些银子，把他弄个有死无生，当夜进一纸病呈，明日报了病故，然后任少爷或央媒人去说合，或设计骗她来家，便好成亲。你道好不好？”云驹听了只把头摇，道：“不好，你这般罗唆，少说得十天半月，我可等不得。”金喜道：“也罢，索性走了这条路罢。少爷到了明日，一早带了十几个家丁，打一乘小轿，竟到郑延孝家问他讨取银子，他若没有，便把红玉捉入轿中，吩咐家丁一直抬到家里。当夜就与少爷做亲。这郑延孝一个穷秀才，只要王太守那用些银子，堂断他五十两银子，叫他另娶一个。这条计策行不行？”云驹道：“此计大妙！足见金喜有些智谋。你快快写个借券。”金喜道：“写借券容易，只是这券上须要个中人，可写什么人好？”云驹道：“这个中人除了金喜，还有哪个？”金喜道：“可又来了。我金喜承少爷抬举，难道这个中人都不肯做么？只是把一个十多年的好朋友伤了。”云驹道：“金喜你不必做作了，只要事成之后，送你一百两银子便是了。”金喜道：“银子小事，为少爷人面情分要紧。就做这一次罢了。”

金喜当晚就写成了假券，次日天明，云驹吩咐拣选二十个精壮的家丁，备了一乘小轿，便要起身。金喜道：“且慢，那城中不比乡下，若作此事，需要带几个拳师去，以防不测。”云驹道：“此言也是。”于是叫了四名拳师，一同

隨去。这四个拳师，就是马忠、白胜、徐定标、曹文龙，各带兵器，跟了二十名家丁，一路走来。钟云驹、金喜骑马在前，众人在后，进了南门，转弯抹角来到城隍庙后街，二人下了马，金喜吩咐众人在门外等候，自己去郑家叩门。延孝出来开了门一看，见是金喜同他的东家到来，便道：“金兄许久不见，今日难得光临。”金喜道：“郑兄，今日不为别事，只因你去年借钟公子银款已久，本利全无，今天公子亲自来讨取。”延孝道：“金兄你记错了，小弟从未向钟公子借过分文，怎说什么银款？”钟云驹喝道：“胡说，你既未借我的银子，这二百两借券，可是你的亲笔写的，现有金喜作证，你想图赖不成！”延孝道：“此事彼此自有公断，你伪造假券，诬害良民，这还了得！”说罢向里就走，却被云驹一把扯住，金喜假意上前劝解，那马、白、徐、曹四个拳师一齐上前，把红玉如老鹰捉小鸡一般捉了出来，放在轿中，家丁抬起便走。云驹把延孝放了一跤，跌在地下。“你赖我银子，先把你妻子作押，你拿二百两银子来赎罢。”说罢与金喜一同上马去了。郑延孝气的目瞪口呆，从地上爬起来，一路追上去喊道：“反了！青天白日在府城中抢夺秀才娘子，连王法也没有了！”一面喊一面追。红玉被他们劫放在轿中，知道是昨日的原故，一路哭哭啼啼，来到重华楼下，听见丈夫在后面追赶上来，她就没命的在轿中撞了出来，跌了一个金冠倒挂，跌得头上鲜血迸流。家丁只得把轿子停下。红玉大喊救命，恰好郑延孝赶到，见妻子如此光景，连忙上前拉住。云驹命拳师来扯开他们，哪知他二人拼命的抱住不放，随你打死他也分拆不开。

正在乱时，惊动了重华楼上史善刚、陈振江，二人下来

见了这般情景，分明是劫掠人家妻女。史善刚早已把无名火提起，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今日冤家遇对头。史善刚走上前，把四个拳师推开，道：“且慢动手。我先问你，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何事把她这样难为？”马忠认得他是个不好惹的，向众人丢个眼色，都放了手。马忠道：“史大爷有所不知，因这个郑秀才欠了我们主人二百两银子，图赖不还，所以把他妻子做押当。”善刚道：“既然是欠你主人的银子，也好经官追缴，岂可强抢人家妻子做押当之理？”郑延孝知道史善刚是个仗义疏财救困扶危的豪杰，便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道。善刚就向马忠道：“你的主人是谁？”马忠道：“南关外钟二公子。”善刚听了冷笑道：“我道是哪一个，原来是钟云驹这个王八蛋。早知他是个横行不法、仗势凌人的恶棍，如今索性青天白日在府城中强劫人家的妻子，天理不容！王法何在！”云驹见这事被他拦住，心中大怒，欲要发作，只因畏惧他的武艺，况且金喜在一旁按住他，只好捺住了性子，看他怎样。又听见骂他王八蛋，气得三尸神暴燥，七窍内生烟，从马背上跳下来，推开众人，冲过来喝道：

“日娘的贼，我讨银子于你什么事？你却要帮他图赖么？”举起拳头照史善刚打来。善刚想道，我久闻小霸王的名气，不知他有多少实力，待我来试他一试。便起左手一格，果然有七百余斤的骁勇，一面把右手回敬他一拳，二人正在交手，陈振江突然跳过来，对四个拳师乱打，一时街坊上闲人纷纷躲避。郑延孝趁此机会领了妻子挤出人群逃走了。

郑延孝回到家中，想此事幸得史公子救了，只是这恶贼败了一定还找我来出气，若是恶贼胜了，仍然要来找我，冤